

外语教育能力建设是提升国际传播力的基本前提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目前，在我们的国际传播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被动局面依然存在，“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尚未完全实现；话语体系、叙事方式等与大国地位、国际水准、现实需求相比，仍存在严重的滞后和不适；“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这一对外传播重要媒质尚未真正掌握。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外语水平的问题。

国际传播不同于国内传播，我们基本上需要借力于外语，最好是借用受传国语言，传播必要的信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过一句很能点题的话：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入脑；而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流，他就会入心。外语在国际传播中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地位。对此，至少有3点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其一，在国际传播力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中，应把国家的外语能力建设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其二，若要提升国家的外语能力，首先需要提高国家的外语教育能力，外语教育能力强，国家外语能力则大，国际传播则健，文明互鉴则盛；其三，国际传播中能否有效使用外语，事关国际传播的主体间性思维和世界同构思维，更事关能否高效促进受传国对我国客观现实的认知以及对我国友好态度的形成。可以说，没有外语的桥接，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中国话语的说服力、国际舆论的引导力就难以产生真正的能动效应，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则难乎其难，中国故事、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等终将难以真正走出国门。

为强化中国的外语教育能力建设，我们至少亟须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外语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下特别需要构建“外语教育学”学科，以顶层设计、综合施治、协调推进新时代外语教育中国化为总体指导思想，明确外语教育的研究内涵，找准外语教育的研究范畴，合理布局外语语种，加强外语教育研究各维度的相对独立和有机统一，吸纳国外外语教育合理元素，结合中国国情、教情和学情，创新我国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我国自主研发、自主创生的外语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中国外语教育研究的特色性、主体性与原创性。

第二，提升中国外语教育能力，实现外语教育强国，转变外语教师单纯为教外语而教外语的思想观念，使之树立国之大家的家国情怀，充实并丰富他们的外语知识结构，全面提升他们的外语综合能力和教育水平，为培养能提升国际传播力的外语人才奉献力量，并为世界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国家语委2021年度重点项目“服务文明互鉴的外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ZDI145-8）

开创新时代古文字学发展的新局面

黄德宽（清华大学教授）

古文字之于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价值和意义，近10年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新高度。古文字研究关系到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新时代切实推进古文字学的发展，要重视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提升古文字学学科建设水平。古文字虽然历史悠久，但以古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古文字学

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按照目前的学科体系划分，古文字学还只是隶属于汉语言文字学、历史文献学等二级学科下的学科方向，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古文字学涉及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等众多人文学科，而且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已被引进古文字学研究领域，古文字学实际上应作为一门新型交叉学科才能体现其学科内涵和特征。目前，古文字学学科的现实与发展需求严重不相适应，急需进行统一规划并突破建设障碍。古文字学学科建设的进展，将直接决定古文字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夯实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的基础。古文字学门槛高、入门难、出成绩难，是典型的冷门“绝学”。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需要古文字学薪火相传，而育人则是确保古文字有人做、有传承的关键所在。为此，教育部启动实施了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目前，已有10多所高校列入古文字学强基计划本科招生。但是，由于学科建设滞后，师资队伍不足，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各校差异明显，社会和考生对古文字学缺乏足够的认知，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适时总结办学经验，准确把握强基计划人才培养的定位，筑牢人才培养之基，是确保古文字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三，加强古文字学人才队伍建设。古文字学涉及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文字等各领域，研究的问题复杂，成果的产出和科研创新难度较大，需要研究者有长期坐冷板凳的精神。但在当前人才评价制度下，这些学科特点使得研究者面临重重困境，不利于吸引和稳定人才队伍。人才队伍建设是发展古文字学的核心问题，需要突破制度束缚，创造友好环境，为凝聚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古文字学研究创造必要的政策和条件保障。

第四，重视古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古文字学者习惯于书斋学问，古文字研究成果历来号称艰涩高深，令人望而生畏。新时代的古文字学者，应该走出书斋，贴近大众，自觉阐释和揭示汉字的文化内涵，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作为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创造性地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治国理政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古文字学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必将改善古文字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更好地促进古文字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进步。

2020年，中宣部、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等八部门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立足于出成果、出人才、可持续，确立了总体建设目标和五大建设计划，安排了11项重点建设任务。随着古文字工程的全面展开，我们相信，新时代的古文字学必将开创其发展的新局面。

继承发展并重，加快思想文化术语建设

韩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人类的语言能力让人的意识可以借助符号——即由词语构成的术语——作为中介来运思。术语对事物的记识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发生转义；术语的内涵应该是具有连续性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思想文化术语建设中的继承发展呢？

首先，一方面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因为这是中华思想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变了，中华文化也就失去了根基；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文化术语也应该在与域外文化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发展。譬如，现代科学学科的许多词语，包括哲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系统等等，都是在与西方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长，善于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民族才是有活力、有创造力的民族。